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袁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訂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孛來
稱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
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
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



相下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頗通朵顏諸衛擾
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
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
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
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
勃趙元吳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
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與等兵次甘肅
申明號令河套以寧然間亦渡河繼而守將都督王

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
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
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要衝景泰初犯延慶不
敢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
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
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瑒奏河套寇屢
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

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
墾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
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大
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鱗石海子圓圓墓紅鹽池
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
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
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
堡移徙直道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瑄所

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
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壤原
非敵人巢穴全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
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
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
又秋禾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
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
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
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

西寧夏延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寧伯朱永爲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

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四年春二月亂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李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開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其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李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

通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堡，坻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行上言搜河

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帝從之。

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李羅忽並寇葦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抄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糜

資儲無筭而師竟不出至是捷賊內失其孳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任牧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節入河套火節等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爲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志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爲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珪璋楊一清王瓊新舊

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疥瘡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在泉小鹽池一帶爲捷徑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衝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旣脆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

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瀛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言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所其四防禦靈州，上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闢墩臺，多中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屹然巨嶂也。初，弘治末，朝廷清明，諸大臣協和，盡心休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

崩，瑾既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言及河套者。我邊日減，敵日進矣。

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撒牆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與太師亦不刺殺阿爾倫，逐入河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兎日召阿兎日把郎阿兎日克失，且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

居中屯牧五管環之。又東有岡笛罕哈爾填三部。岡
笛部管三。其渠滿會王罕哈部管三。其渠猛可不郎
爾填部管一。其渠可都笛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
偏與朵顏爲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嶺三部。
應紹不部管十。曰阿速。曰哈喇嶼。曰舍奴郎。曰孛來。
曰窩刺兒罕。曰夫保嶼。曰叭兒版。曰荑花旦。曰奴母
嶼。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
散無幾。惟哈刺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管七。故亦屬
亦不刺。後從吉囊合口爲四營。曰呼合斯。曰偶甚。曰叭

哈斯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嶼部管八。故屬火篩
後從俺答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
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答
皆出入河套阿蒼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官大
南有哈刺嶼哈連二部。哈刺嶼部管一。渠把答罕奈
衆可三萬。哈連部管一。渠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
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
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
番爲讐。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

相亂 十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

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爲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構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日計以破之二日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

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勦稱屯守不知賊衆內侵不由諸隘口皆從懸絕壁巖附懸崖過河又

何足恃况諸鎮烽卒皆嫖寇日爲生計多囊針刀遇偵者略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爲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埃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爲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命爲彼向導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畏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美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條爲八議一日定廟謨二日立綱紀三日審機宜四日選將材五日任賢能六日足芻餉七日明賞罰八月總督曾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爲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爲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銑

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三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礮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

套則驅斥免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
較則復套又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
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
故不若修牆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
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礫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
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
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
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

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
本兵乃久之始履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
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策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
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
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
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
銑搜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
虎斃於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橐九百有五十械器

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既以境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盜真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

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孽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軍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旣已詳酌卽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

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躡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
缺失謂曾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
同希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連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
以旂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
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爲停止會俺答
蹈水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
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答合衆入套皆曾銑開邊
啓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叅曾銑罔上貪功
之罪甘肅總兵戚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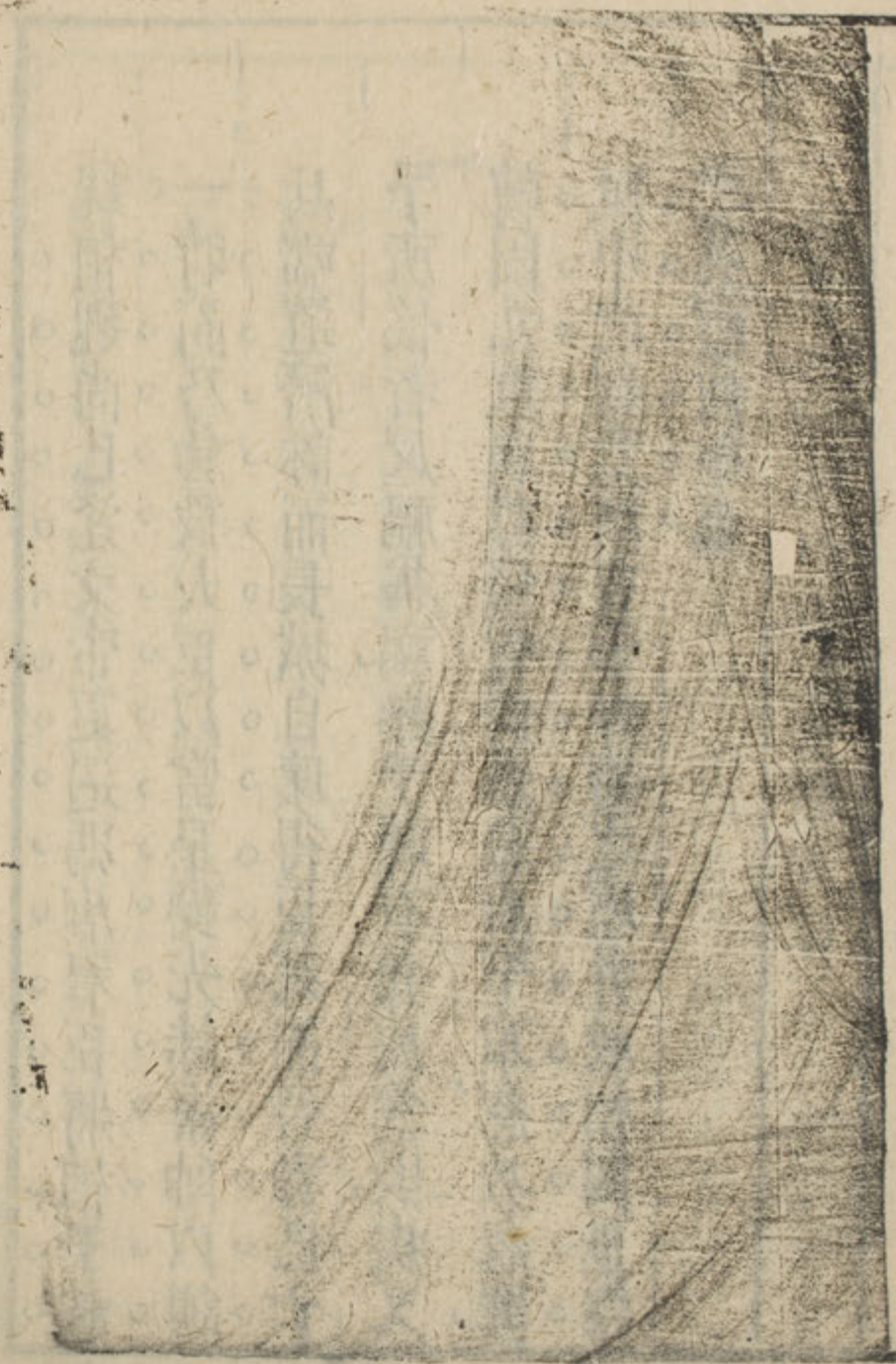
疏訐銑嵩王之棄銑市銑有機畧初爲御史巡按遼
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
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
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
跪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誑嚴嵩嵩素
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
子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
套故報復至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冤之自言銑死竟
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寒曉不辨。沙鹵乏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繩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爲泉。是也。若河套三面憑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晝乏旌旗。夜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

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蒿。之。雉。不。復。畏。鷹。隼。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筦。力。贊。乃。三。帥。授。劍。或。興。疾。微。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爲。楚。有。河。西。數。郡。折。爲。秦。臣。武。宗。時。楊。一。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於。

黃○河○之○外○而○扼○受○降○今○人○乃○歛○兵○於○河○套○之○內○
僅○守○延○綏○開○門○延○寇○角○勝○堂○與○三○方○被○敵○秦○晉○
騷○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
然○請○行○願○以○數○萬○之○衆○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
馳○矢○礮○雷○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
無○寧○晷○食○道○既○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
思○歸○關○羽○不○能○救○荆○州○之○潰○世○宗○屢○降○璽○書○特○
頒○文○綺○展○圖○嘉○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
議○樞○臣○俱○先○後○奏○行○辟○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

魏○相○魏○尚○已○逢○文○帝○更○遇○馮○唐○君○臣○將○相○于○載○
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
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得○臣○死○而○晉○壽○已○亡○
予○所○恠○者○反○禍○為○福○難○于○轉○石○化○成○為○敗○疾○又○
轉○園○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平○章○忽○功○忽○罪○
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弁○收○相○國○世○宗○
之○英○察○何○如○也○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末合而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救匪馬蹶遂見

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
之達椿皆驍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輿引去事聞達
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
臯謫戍遼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
秋祀之 八月俺答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
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為
宜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
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答狼台吉復擁眾窺
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宜

大至是惶懼無策廝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
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
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遣之箭囊以為信而與之盟遂
東去謀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宜府東遼左西兵部尚
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
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
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
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備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
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薊都

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炮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風雨而占北口距京師僅十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柱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檣潞河西勿使爲敵用，甫甲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

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爲疏，絕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闕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睥睨聞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

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過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骨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已卯，成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人援。先是寇既東行，時義侯策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珪遊擊張麟

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強，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令躡賊而拜成寧侯仇鸞為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鳴篋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啓奏進，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彙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陋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賞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庖發粟則囊釜既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于西內帝命啓而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勦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樂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跪坐氈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啓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

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
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寇駐兵
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
來要索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
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奈何帝
竦然曰卿可謂遠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
文難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
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
戍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

集廷臣議曰午羣臣畢集階出備答書言欲以三千
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
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
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
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衆恐烏蠻驛中
莫之客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
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
下盟儉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遂使出塞而
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

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太震懼
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
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
故都督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東於獄以
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其爲
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
多冒首功今誠得首功一卽予金百捐金不十萬賊
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爲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稱詔齋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

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末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卽
士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爲
民。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
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尙書夏邦謨疏言人
情洶洶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
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
始出御奉天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
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
遣官校速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儼巡撫薊遼都御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卽訊已而儀至
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
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閣卧城中會仇鸞
引兵至敵少却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
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厥御史上
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
史代儀守通州 甲午執兵部尙書丁汝夔及左侍
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
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跌傷者輒奔

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
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
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
西調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
調爭言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
陽山西援兵悉集廩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
軍尤無律往椎髻劫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
爲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
遼陽買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

龍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
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鸞復
置不聞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
無忌民苦之甚于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
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
城下汝夔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懼
怯不敢戰皆談言汝夔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而
鸞機譎謀于大學士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
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

賊實在城下願遠屯郊垆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
與否鸞得死賊大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
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
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并切責之
諸中貴園墅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前謂守
謙汝夔貳于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
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夔下詔
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
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于是刑部侍

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喬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
夔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
獄具不得謂贖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速繫獄各廷
杖有差汝夔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
嶺衛 謫左諭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
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
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
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
出城賞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

皆得罪竊銀不時發諸軍分城外貞吉僦民車築
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賫勅
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謂貞吉狂誕追論其
申理周尙文沈東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 己卯
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麤畜金帛財物既滿志
捆載去欲西奪口羊日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爲
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
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棄牛
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

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于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眾出塞疲甚又顧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斜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紹戰昌平奪還界一

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象戰海店生擒囚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遣戶部侍郎駱顒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瘡痍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鍾政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悟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

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管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禧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為常。如踐更卒例，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于門戶而與之格鬪于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

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腹餽，自營人自危矣。仇鸞請駐師宣大，開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在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

臣應奎等之職和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珪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勲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在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

為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謹辨本兵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况朕有容谷非驚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徒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論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翟鵬之怨士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襲之誤國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搗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

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填撫中夏。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

營大帥。率出勲臣。教以耳貴。括讀奢書。兼以勅。觀制閭。魚朝觀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所養羽林。組練。參中貴之。蒼頭。游手市閑。不操寸刃。廩身兵籍。濫食數丁。于是京營一制。凡同贅。疇矣。庚戌之事。土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路避兵。鄭午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韋茲荀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于潼。

關烽火內達于甘泉矣。然後索虎旅于空營。求
兵仗于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蚩沙晉國先聲。愈
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
堡。京營至此。尚可間乎。至于邊軍雲集。九門敵
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反而乃懷
先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
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鍛不刺。邊
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
午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

之金。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盧名
救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異
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
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
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道。
汝襲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
之卒圻父以卒。召當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
兩失算。殛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
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尙思衛霍之功。上表出

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為。陳。請。以。道。
 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其。忠。所。喜。者。
 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明。朝。有。殺。
 戮。則。損。兵。武。究。之。尚。本。賄。敗。當。禡。鸞。已。家。居。失。
 職。必。欲。強。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
 滅。為。世。宗。笑。吾。日。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
 也。世。宗。殺。之。也。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訂

俺荅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總
 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
 阿著次滿官頃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
 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

曰俺荅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荅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于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痛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十月俺荅寇大同、掠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荅犯寧夏、時俺荅與小王子言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

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

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畧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荅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刺嗔、糾俺荅儿祿言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騰旗掠馬、負十日糗糒入塞。比報至、俺荅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于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于連雲堡。俺荅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荅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

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出塞北走俺荅諸部。俺荅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爲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荅。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爲長。至是，俺荅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俺荅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崞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

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諱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荅吉囊縱掠旣飽，乃旋出塞。十二月，俺荅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荅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隨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白吉臂偏短善用兵其眾畏之用命過于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眾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載鐵浮圖馬具鎗刀矢鉅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

三級無有應者俺答乃擁眾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官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迤邐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答大得利整眾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逼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答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問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眾亦窘會矢及火藥

俱盡俺荅益衆感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邪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己至酉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荅既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荅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

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荅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却之冬十月俺荅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荅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竄鏞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

五
五
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
禦寇追至朶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
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贏其昆季廝養卒姓名于
籍中稱有功疏上兵利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
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誠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
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覲
封侯之勲宜行勘覈帝曰勦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
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荅

請來入貢乞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
自火篩爲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
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
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
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荊西掠延
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士皆
思剪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
不貢亦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
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勅

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為患詭言求
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舉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荅入河套 三月總督宣大翁

萬達上言俺荅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 五月俺

荅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 九月俺荅入宣府塞寇

居庸諸處嚴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銑收

河套故報復至此帝于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

後皆棄市 詳議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荅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

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

兵周尚文帥兵萬人進至曹家庄及俺荅兵大戰總

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荅敗走斬首五十五獲

其器鐘無算俺荅兵傷瘳甚眾乃馳出塞議者謂數

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 八月俺荅

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百戶成策李松力戰

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荅越宣府走薊州塞人古北口

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

諸處辛巳進犯京師壬午俺荅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矣未俺荅犯諸陵轉掠西山長鄉以西遂東去京

師戕嚴詳庚戌之變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荅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偕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俺荅以貢馬互市為請俺荅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議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蒙

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荅蹂躪我陵宸度劉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杰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于和款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嗟豪杰效用之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

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僨祚
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不伏。羗之莽在
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議和。啓
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不七。俺答深入時。我雖不敢逆
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
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不八。俺答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
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
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談他部。未可知也。

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我
可知也。墮俺答狡詐之謀。其不可不九。大約歲帛數十
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計。將
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不十。凡為謬
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
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
而應之。是終北轡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乎。
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
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

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于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及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于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應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入內近于國。未之深恩則圖倖日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俺荅之重。

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警罪教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勤燕然之績慰俺荅之首于葦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驚憤然曰監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

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荅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荅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驍。秋七月，俺荅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拔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荅，俺荅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荅竟不敢屋居也。為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荅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荅不悅。仇鸞遣時義咱俺荅以利，誣令縛獻芹等，俺荅以為然，遂擒芹及

拔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于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十二月，俺荅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荅以羸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俺所得羸馬掠之去，俺荅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荅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荅無馬

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荅又請開市于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荅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荅三入寇，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荅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爲上，羈縻終非長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

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禁私通之禁。

三十一年春正月，俺荅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俺荅敢于歲初擁衆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俺荅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嵩特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二月，俺荅復入大同。

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既通，無庸戍守。恣意放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卽有警輒匿不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答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爲名，往來宮寺，有司靡不惟謹。稍拂意，輒大閱，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答衆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將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答鬻路，獨中軍指揮正恭率所部

之戰于管家堡，方厲死之俺答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請京，卽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遷，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爲令。于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餼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

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荅衆所毀兵部請勅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荅于威寧游敗績而還 孫顏三衛導俺荅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荅數寇遼薊皆孫顏導之爲患益劇 秋七月俺荅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

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營官出禦道阻發背不能出師然傾聽大將軍即不肯許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初不能禦敵而現在大將軍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馳至薊師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志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好事

欲即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崇姚江皆冒功授錦
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
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
邏者執之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
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前
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
詔布告天下俺荅聞之引去趙錦亦以軍附鸞調戍
于是帝諭更戎政悉以鸞措置約束 冬十月宣大
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鉞

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荅知會兵進擊殺
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璣等急欽家歸塞
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鉞詔不問仍命
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荅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
之詔遣巡撫侯鉞為民予都卹典 夏四月巡撫宣
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
山西二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
沙易圮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

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况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爲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冬十月朶顏糾俺荅率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愆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領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荅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卽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奉命宣朝廷感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荅守八日俺荅不得利乃引退博

徑數舍外不卽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襲入其營擾之寇衆倉皇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荅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于獄 十二月俺荅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後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荅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挑松寨私部日懼諫來降順上其狀

以為功辛愛俺答子土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
 俺答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黜
 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辛愛發桃松
 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
 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
 亡婦耳苟明于啓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
 已功既而輕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為欺蔽然則朝
 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
 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四月命
 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
 者以為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
 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
 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眾死
 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參
 將周現潛通俺答奏禡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
 萬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
 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

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荅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朶顏
革蘭言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剽遼，四十二年
由墻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
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荅犯大同，叅將劉國引兵
禦却之。九月，俺荅子黃台吉擁眾窺伺陵後南山，
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荅寇山西石州，陷
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

會有勦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燾督議防禦策，大學
士徐階條十三事，時俺荅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
已而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
盡載，往往遺于道，甚衆，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
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視俺荅既去，
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荅出苛嵐，東北孫吳以非已
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荅
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
弱掩襲得之，以爲功。諸將獨方振一與俺荅遇，九月

逐俺荅于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
臣官聽勸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
邊臣異懷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動
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爲藩籬警
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墻不守遂與
俺荅爲隣三關邊隘皆俺荅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
在內地俺荅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
大舉傍老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

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
武在忻代偏倚之中旣以總兵駐師便于東西策應
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
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
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
子也幼孤育于俺荅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
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荅娶塔比吉女爲
之婦不相能復聘虎摺金之女適俺荅長女墜不

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艷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
答奪取之襖兒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那
吉所聘兔糝金的女債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
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
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
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
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
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

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
後以居者各蠶柎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
俱存之弗搆則以帥助之外以博與滅扶危之名而
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
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
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
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擡十萬
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
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

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荅與婦感且愧曰漢
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
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
間言 十二月俺荅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
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
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
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之屬叛歸俺荅駐邊外
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
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

萬因尊俺荅爲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加王者署其
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
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
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
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崇古以歎俺荅
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
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
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巳丑封俺荅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

都督等官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
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
俺荅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荅親弟也吉囊死于
四長曰吉能皆爲俺荅姪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
土蠻等部又多其交屬俺荅于諸部爲尊行力能令
之必同心內附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
此脅俺荅俺荅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爲辭而崇古
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
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荅會同請封

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至是俺荅始與老把都吉
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
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庫吏部侍郎張羅等立
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
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五市不
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李如崇古議封俺
荅王號貢期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
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錮諸物不得關山賞大紅五
綵紵絲絨衣一襲絲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

爲俺荅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于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珊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六月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趨全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承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既

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貢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

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廢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荅貢馬二百五十四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即位十月授俺荅兄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十二月遣俺荅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荅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俱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順義王俺荅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荅子賓兔求河西五市邊素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啟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荅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彼屬兒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荅嚴戢賓兔俺荅言賓兔因甘肅不許開市苦寧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鞍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糜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于甘州小市于莊浪十

月俺荅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
量給其請 是年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
四年十一月銀定台吉所屬營盜邊絕其貢俺荅聞
之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區服罪馬駝
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荅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
荅幣論叛者如法 三月俺荅請開市茶馬及求都
督金印朝議以請刷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荅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羶藏請

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 史李時成上言羶藏生
西番中俗極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眾來降彼實畏
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遠地更待此族不益厚固藩籬
耶矧今急須馬何爲拒之上從之俺荅以番人人漢
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啓睿府請得比番開茶市
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荅今求茶市意不在
茶在得番人耳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
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爲之蔽也
願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

懸于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上脫以茶市假之俺
答逐利而專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
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
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篋示恩報可
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足諭止之
七年秋俺答請寺額詔各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
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 十二月順義

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
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
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
答老矣娶二妾乘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
答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
捩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答
歸款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
賊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
是王崇吉入爲大司馬繼崇吉者方逢時吳兌代爲

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
款塞常請兌兌見女畜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
索金珠翠鈿兌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
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爲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爲趣貢事陰以調
之三娘子遣土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
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獻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
台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娶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

象數殊倫若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知其
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
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五天朝以夫人
封汝不歸一婦耳于是三娘子逼于利害乃與之黃
台吉襲封僭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
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
此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兒子不他
失禮妻比妓而俺荅用事臣恰台吉勿後陰主扯力

克以兵收比奴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國鄭洛復論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其部落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賁盜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欵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卽擢力克兄安兔塔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欵服二十年來衷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叻叻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爨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

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拙方克旣歿，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徐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奴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遣官賫封勅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歿，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